

## 春 雨

### 渡 燈

霜降以後，河上的霧一天比一天起得早。鎮子西頭有個渡口，一道石階斜斜地伸進水裏，石階盡頭拴着一條木船，船頭掛一盞馬燈。

鎮上的人說，這盞燈二十多年沒滅過。

#### 第一章 野渡

##### 一 船家

船家姓沈，大家都叫他沈伯。我到河對岸的村小代課那年，他六十七歲，背有點駝，撐篙的手卻很穩，一篙下去，船就像被人從水底推了一把。

渡口立着一塊木牌，字是沈伯自己寫的，墨色早叫雨水泡淡了：

1. 霧大不開船。
2. 喝了酒的，不渡。
3. 天黑以後，船頭的燈不滅。

頭兩條我都懂。第三條，我問過村小的孩子。孩子們說，沈伯在等一個人；又說，那人早就不在了；說到最後，誰也說不清楚。

## 二 夜客

臘月裏有一天，我在學校批完期末的卷子，出門時天已經黑透了。河面上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那盞馬燈，黃黃的一點，浮在黑水上，像誰往墨裏丟了一粒米。

我走到河邊，船竟泊在這一岸。

“上來吧。”沈伯坐在船尾抽菸，並不抬頭，“我曉得你要過河。”

船離了岸，槳在水裏吱呀，吱呀地響。我問他：“這麼晚了，還有人過河嗎？”

“有時有，有時沒有。”

“那燈是給誰點的？”

他把煙鍋在船幫上磕了磕，火星落進水裏，嗤的一聲就沒了。

“不是給你點的。”他說。

## 第二章 燈信

### 一 舊信

船到河心，沈伯放下槳，由着船慢慢地漂。他從艙裏摸出一隻鐵皮餅乾盒，盒蓋上的牡丹早鏽成了褐色。

盒子裏只有三樣東西：

- 一封信，信封上沒貼郵票；

- 半截紅藍鉛筆；
- 一張一九八七年的汽船票，從縣城到省城。

“我閨女寫的。”他把信遞給我，“你是先生，你念。”

### 附：信

爸：

我走了。你別去碼頭找，船票我買的是早班，等你撐完頭一趟船，汽船已經開出去好遠了。

我曉得你會罵我怪我。可我不想一輩子在這條河上來來回回。等我在城裏站住了腳，就回來接你。

夜裏的河最黑。你在船頭點一盞燈，我就認得回家的路。

小禾

我念完，河上很靜。遠處一隻夜鳥叫了兩聲，又不叫了。

“她回來過嗎？”

“回來過一回。”沈伯說，“是白天，抱着個娃娃，站在對岸喊我。那天日頭好，燈沒點。她說：‘爸，我認得路。’”

他笑了一下，重新拿起槳。

“燈是我自己要點的。人老了，夜裏看不清對岸，心裏慌。點着燈，我曉得船在哪裏，過河的人也曉得。”

## 二 回棹

船靠了岸。沈伯沒有收船，說對岸興許還有人，又把船撐了回去。

我站在石階上看。馬燈掛在船頭，一點一點往回走，走到河心，停了一停，又往前去了。我一直看到那點光靠了對岸，才轉身回家。

第二年開春，縣裏在渡口上游動工修橋。又過了兩年，橋通了車，沈伯把船拴在石階下，再沒有解開過。

後來我離開了那個鎮子。聽說每到霜降，橋欄杆上總有人掛一盞馬燈，天黑點上，天亮熄掉。有人說是沈伯的閨女掛的，也有人說是當年村小的那些孩子。

我想，是誰掛的都一樣。夜裏的河最黑，總要有人點一盞燈。

瑞特特然

附記

本篇是後臺可視化編輯器的測試稿，人物、地名都是虛構的。

# 黛子

乙巳蛇年 / 丙午馬年

2025 / 2026